



五燈會元卷第五

六祖大鑑禪師法嗣

青原行思禪師

青原思禪師法嗣

第一世

石頭希遷禪師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藥山惟儼禪師

丹霞天然禪師

潭州大川禪師

大顛寶通禪師

長髭曠禪師

京兆尸利禪師

招提慧朗禪師

興國振朗禪師

汾州石樓禪師

法門佛陀禪師

水空和尚

大同濟禪師

青原下三世

藥山儼禪師法嗣

道吾宗智禪師

雲巖曇晟禪師

船子德誠禪師

柁樹慧省禪師

百巖明哲禪師

澧州高沙彌

刺史李翱居士

丹霞然禪師法嗣

翠微無學禪師

孝義性空禪師

米倉和尚

丹霞義安禪師

本童禪師

大川禪師法嗣

仙天禪師

福州普光禪師

大顛通禪師法嗣

三平義忠禪師

馬頰本空禪師

本生禪師

長鬚曠禪師法嗣

石室善道禪師

青原下四世

道吾智禪師法嗣

石霜慶諸禪師

漸源仲興禪師

涑清禪師

雲巖晟禪師法嗣

杏山鑒洪禪師

洞山良价禪師語具第三卷

幽溪和尚

船子誠禪師法嗣

翠微學禪師法嗣

夾山善會禪師

投子大同禪師

道場如訥禪師

白雲山約禪師

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禪師

棗山光仁禪師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本州安城劉氏子幼歲出家每

群居論道師唯默然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即

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

級師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

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

衣法雙行師資通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

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况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

當分化一方無今斷絕師既得法歸住青原六祖將示滅有沙

彌希遷即石頭和尚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

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

師已逝空坐奚為遷曰我稟遺誠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叅禮師曰子何方來遷曰曹谿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若恁麼用去曹谿作甚麼曰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遷又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谿甚麼時至此問師曰我却知汝早晚離曹谿曰希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甚麼處來曰曹谿師乃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鉏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

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

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嶽便休云沙頭曰大

南嶽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遷便回師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

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箇鉏斧子祇今便請師垂一足遷

便禮拜尋辭往南嶽荷澤神會來叅師問甚處來曰曹谿師曰

曹谿意旨如何會振身而立師曰猶帶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

有真金與人麼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着云云祇云云果云云然云云

是真金是瓦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來作麼價師既付法

石頭唐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陞堂告衆跏趺而逝僖

宗謚弘濟禪師歸真之塔

青原思禪師法嗣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初懷娠不喜葷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

殺牛釀酒習以為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
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得度未具戒屬祖圓寂稟遺命謁青原乃
攝衣從之緣會語句青原章叙之一日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
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
盡從這裏去原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荐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
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
為己者其唯聖人乎師乃拊几曰聖人無己靡所不已法身無
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
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自身與六相同乘一龜
遊泳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
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叅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
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
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

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向四大
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執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臭
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
當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親明暗各相
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
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
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叅玄人光陰莫虛度上堂吾之法門
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眾生
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
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
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
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為甚
麼不得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

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
問新到從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
一椶柴曰馬師何似這箇僧無對却回舉似馬祖曰汝規甚
有力僧曰何也祖曰汝從南嶽負一椶柴來豈不是有力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
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大顛問古人云道有道無俱是謗
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箇甚麼師却問併却咽喉唇吻道將
來顛曰無這箇師曰若恁麼汝即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
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碌執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自餘門
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焉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
與授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闡玄化貞元六年順寂
塔于東嶺德宗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禮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照
師出家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自
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首造石頭
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
也不得恁麼不恁麼捨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不
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
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
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
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
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侍奉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
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

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師乃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為頭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為也頭曰汝道不為不為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住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後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裏針劄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華頭然之後居澧州藥山海眾雲會師與道吾說茗谿上世為卽察來吾曰和尚上世曾為甚麼師曰我痿痿羸羸且恁麼過時吾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石霜別云書卷不曾展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祇是枉披

袈曰某甲祇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眷屬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巖曰喚他來作甚麼師曰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他投上擎下巖曰恁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便休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眾笑甚麼師曰汝還有口麼頭無對道吾雲巖侍立次師指按山上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問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處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論曲曰不論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有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呵曰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師久不陞堂院主白曰大眾久思和尚示誨師曰打鐘着

衆纒集師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為大衆說話為甚麼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師問雲巖作甚麼巖曰擔屎師曰那箇澆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為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謗他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師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紅爛卧在荆棘林中汝歸何所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箇休糧方子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得敲破一粒米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開口時喚作甚麼問僧甚麼來曰湖南來師曰洞庭湖水滿也未曰未師曰許多時雨水為甚麼未滿僧無語道吾云滿也雲巖云湛湛地洞山云甚師問僧甚麼來曰江西來師以拄杖敲禪牀三下僧曰某甲粗知去處師拋下

杖僧無語師名侍者點茶與這僧踏州縣困師問龐居士一乘中還着得這箇事麼士曰某甲祇管日求升合不知還着得麼師曰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士曰拈一放一未為好手師曰老僧住持事繁士玠重便出師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士曰好箇一乘問宗今日失却也師曰是是上堂祖師祇教保護若貪嗔癡起來切須防禁莫教振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言語我今為你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師與雲巖遊山腰間乃響巖問甚麼物作聲師抽刀驀口作斫勢洞山舉示衆云看上事須體此意始得師曰這箇從汝浴還浴得那箇麼師事今時人欲明向師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長慶云邪法難扶玄覺云且道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閣黎決疑至晚上堂衆集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甚麼處其

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住曰大衆這僧有疑便與一推却歸

方丈玄覺曰且道與伊決疑否若決疑甚麼處是師問飯頭汝

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捨不識汝飯頭問汝發憤而去

問身命急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種曰將何供養師曰無物者師

令供養主抄化甘行者問甚處來曰藥山來甘曰來作麼曰教

化甘曰將得藥來麼曰行者有甚麼病甘便捨銀兩錠意山中

有人此物却回無人即休主便歸納跡師問曰子歸何速主曰

問佛法相當得銀兩錠師令舉其語主舉已師曰速送還他子

着賊了也主便送還甘曰由來有人遂添銀施之同安顯云早

問終不道問僧見說汝解筭是否曰不敢師曰汝試筭老僧看

僧無對雲巖舉問洞山汝作麼師書佛字問道吾是甚麼字吾

曰佛字師曰多口阿師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

今為汝道一句亦不難祇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

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大衆夜參不點

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你道有僧曰特牛

生兒也祇是和尙來道師曰侍者把燈來其僧抽身入衆雲巖

洞山山曰這僧却問僧甚處來曰南泉來師曰在彼多少時曰

粗經冬夏師曰恁麼則成一頭水牯牛去也曰雖在彼中且不

曾上他食堂師曰口欲東南風鄉曰和尚莫錯自有拈匙把筯

人在問達磨未來時此土還有相師意否師曰有曰既有祖師

又來作甚麼師曰祇為有所以來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

人看經為甚麼却自看師曰我祇圖渡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

也無師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

問平田淺草塵鹿成群如何射得麀中主師曰看箭僧放身便

倒師曰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朗

州刺史李翱問師何姓師曰正是時李不委却問院主某甲適

州刺史李翱問師何姓師曰正是時李不委却問院主某甲適

來問和尚姓和尚曰正是時未審姓甚麼主曰恁麼則姓韓也
師聞乃曰得恁麼不識好惡若是夏時對他便是姓韓師一夜
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灑陽東九十里許居民盡
請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眾曰昨夜和尚山頂大嘯
李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
頂月下披雲嘯一聲大和八年十一月六日臨順世叫曰法堂
倒法堂倒眾皆持拄撐之師舉手曰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塔于
院東隅唐文宗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
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禪者問曰仁者何往曰選
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
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祖師以
手拓幙頭額祖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石頭還

以前意投之頭曰着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事役凡
三年忽一日石頭告眾曰來日刻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諸童
行各備鍬鑿剗草獨師以盃盛水沐頭於石頭前胡跪頭見而
笑之便與剃髮又為說戒師乃掩耳而出再往江西謁馬祖未
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頭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祖躬
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
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躡倒汝麼師曰
若躡倒即不來也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徃餘抗徑
山禮國一禪師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為友
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
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旣
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後謁忠國師問侍者國
師在否曰在即在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覩不見師

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打侍者三十棒遣出師聞曰不謬為南陽國師明日再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曰不用不用師退後國師曰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曰不是不是師遠國師一市便出國師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訪龐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籃斂手而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話士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姪又一日訪龐居士至門首相見師乃問居士在否士曰饑不擇食師曰龐老在否士曰蒼天蒼天便入宅去師曰蒼天蒼天便回師因去馬祖處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師問公住何處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師曰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噫一聲師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便與童子入山去師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

日士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師曰祇如宗眼還着得龐公麼士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師與龐居士行次見一泓水士以手指曰便與麼也還辯不出師曰灼然是辯不出士乃岸水潑師二掬師曰莫與麼莫與麼士曰須與麼須與麼師却岸水潑士三掬師曰正與麼時堪作甚麼士曰無外物師曰得便宜者少士曰誰是落便宜者元和三年於天津橋橫卧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麪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曰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齊靜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三年間玄學者至盈三百眾建成大院上堂阿你禪家切須保護一靈照物時是你造作名邀得更說其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祇教切

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麼禪可是你解座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着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趨逐甚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叅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脩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處若識得釋迦即老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為生無事珍重有僧到叅於山下見師便問丹霞山向甚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黯黯處曰莫抵這箇便是麼師曰真師子兒一撥便轉問僧甚麼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座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張慶福將飯與人喫感思有分為甚麼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曉漢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不福云道其甲瞎得麼玄覺微云且道長慶所丹震意為復自用家財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備湯沐浴吾欲行

矣乃戴笠策杖受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門人建塔謚智通禪

師塔曰妙覺

潭州大川禪師亦湖江陵僧叅師問幾時發足江陵僧提起坐

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遶禪牀一布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

知眼日端的僧拊掌曰苦殺人洎合錯判諸方師曰甚得禪宗

道理僧舉似丹霞霞曰於大川法道即得我這裏不然曰未審此間作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在僧禮拜霞曰錯判諸

方者多洞山云不是丹霞難分玉石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初叅石頭頭問那箇是汝心師曰見

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師却問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

是心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頭曰元來

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於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頭問

汝是叅禪僧是州縣白蹋僧師曰是叅禪僧頭曰何者是禪師

曰揚眉瞬目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

請和尚除却揚眉瞬目外鑒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了也頭曰
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
物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真物頭曰真物不可得汝心
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師住後學者四集上堂夫學道人
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祇恁揚眉瞬目
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為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為你諸人分明
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即汝真心此心與
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脩治何以故應
機隨照泠泠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
須護持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
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箇問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
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
曰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詰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
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
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
座曰是師便打趁出院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
法首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周措時三平為侍者乃敲禪牀
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
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僧問苦海波深以何為船筏師曰
以木為船筏曰恁麼即得度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瘖者依前瘖
一日將痒和子廊下行逢一僧問訊次師以痒和子驀口打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大顛老野狐不曾孤負人
潭州長鬚曠禪師曹谿禮祖塔回叅石頭頭問甚麼處來曰嶺
南來頭曰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祇欠
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垂下一足師禮拜頭
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

雪玄覺云且道長鬚具眼祇對不具眼祇對善具眼為甚麼請

僧便出去師乃喚僧不顧師曰這漢猶少教詔在僧却回曰有

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師還許麼師曰逢之不逢

逢必有事僧乃退身三步師却遶禪牀一布僧曰不唯宗眼分

明亦乃師承有據師乃打三棒問僧甚麼來曰九華山控石庵

師曰庵主是甚麼人曰馬祖下尊宿師曰名甚麼曰不委他法

号師曰他不委你不委曰尊宿眼在甚麼處師曰若是庵主親來

今日也須喫棒曰賴遇和尚放過某甲師曰百年後討箇師僧

也難得龐居士到師陞座眾集定士出曰各請自檢好却於禪

床右立時有僧問不觸主人翁請師答話師曰識龐公麼曰不

識士便擗住曰苦哉苦哉僧無對士便拓開師少間却問適來

這僧還喫棒否士曰待伊甘始得師曰居士祇見錐頭利不見

鑿頭方士曰恁麼說話某甲即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師曰不

好箇甚麼士曰阿師祇見錐頭尖不見鑿頭利李行婆來師乃

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婆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婆曰

有甚諱處師曰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婆曰某甲終不見尊宿

過師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婆曰和尚無過婆豈有過師曰無過

底人作麼生婆乃豎拳曰與麼統成顛倒師曰實無諱處師見

僧乃擒住曰師子兒野干屬僧以手作撥眉勢師曰雖然如此

猶欠哮吼在僧擒住師曰偏愛行此一機師與一搥僧拍手三

下師曰若見同風汝甘與麼否曰終不由別人師作撥眉勢僧

曰猶欠哮吼在師曰想料不由別人師見僧問訊次師曰步步

是汝證明處汝還知麼曰某甲不知師曰汝若知我堪作甚麼

僧禮拜師曰我不堪汝却好

京兆府尸利禪師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頭曰汝何從乞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石頭曰汝還曾失麼師乃契會厥旨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參馬祖祖問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嶽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溪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佛性師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為甚麼却無頭曰為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住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換大約如此時謂大朗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問取靈柱曰振朗不會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省悟住後有僧來參師召上座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師何不鑑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時謂小朗

汾州石樓禪師上堂僧問未識本來性乞師方便指師曰石樓無耳朶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曰和尚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便打問僧近離甚麼處曰漢國主人還重佛法麼曰苦執賴遇問着某甲若問別人即禍生師曰作麼生曰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夏曰三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尋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躡立乃過一珠終而復始事迹異常時人莫測

水空和尚一日廊下見一僧乃問時中事作麼生僧良久師曰抵恁便得麼曰頭上安頭師打曰去去已後惑亂人家男女在澧州大同濟禪師米胡領衆來纔欲相見師便拽轉禪牀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師曰是即是若不驗破已後

遭人貶剥令侍者請米來却拽轉禪牀便坐師乃遶禪牀一匝
便歸方丈米却拽倒禪牀領衆便出師訪龐居士曰憶在母
胎時有一則語舉似阿師切不得作道理主持師曰猶是隔生
也士曰向道不得作道理師曰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士曰如師
見解可謂驚人師曰不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士曰不但隔一生
兩生師曰粥飯度僧一任檢責士鳴指三下師一日見龐居士
來便揜却門曰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
師便開門纔出被士把住曰師多知我多知師曰多知且置閉
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許士曰祇此一問氣急殺人師默然
士曰美巧成拙僧問此箇法門如何經紹師曰冬寒夏熱人自
委知曰恁麼則家分付去也師曰頑鷲少智劬臘多癡問十二
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
子丑寅卯僧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無事別子丑寅卯吾今

說若會唯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決

青原下三世

藥山儼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幼依槃和尚受教登
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山問子去何處來師曰遊山來
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師曰山上烏兒頭似雪澗底遊魚忙
不徹師離藥山見南泉泉問闍黎名甚麼師曰宗智泉曰智不
到處作麼生宗師曰切忌道着泉曰灼然道着即頭角生三日
後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
切忌道着道着即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師便抽身入僧堂泉
便歸方丈師又來把針巖曰師弟適來為甚不祇對和尚師曰
你不妨靈利巖不薦却問南泉適來智頭陀為甚不祇對和尚
某甲不會乞師垂示泉曰他却是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異類

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着道着即頭角生直須向
異類中行巖亦不會師知雲巖不薦乃曰此人因緣不在此却
同回藥山山問汝回何速巖曰祇為因緣不契山曰有何因緣
巖舉前話山曰子作麼生會他這箇時郎便回巖無對山乃大
笑巖便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巖
曰某甲特為此事歸來山曰且去巖便出師在方丈外聞巖不
薦不覺咬得指頭血出師却下來問巖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
作麼生巖曰和尚不與某甲說師便低頭僧問雲居切忌道着
意作麼生居云此語
最毒云如何是最毒底
語居云一棒打殺龍蛇雲巖臨遷化遣書辭師師覽書了謂洞
山密師伯曰雲巖不知有我悔當時不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
不違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恁麼道還知有也未又云雲
巖當時不會且道甚麼處是伊不會處藥山
上堂曰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曰相隨來也僧問藥山
一句子如何說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了也師一日提笠出

雲巖拍笠曰用這箇作甚麼師曰有用處巖曰忽遇黑風狂雨
來時如何師曰蓋覆著巖曰他還受蓋覆麼師曰雖然如是且
無滲漏瀉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為座巖曰以無為為座巖却問
瀉山山曰以諸法空為座又問師作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卧
也聽伊卧有一人不坐不卧速道速道山休去瀉山問師甚麼
處去來師曰看病來山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山
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速道速
道山曰道得也與他没交涉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
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曬麥雲巖問師弟家風近日如何師曰
教師兄指點堪作甚麼巖曰無這箇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
帶生游在僧問如何是今時着力處師曰千人萬人喚不回頭
方有少分相應曰忽起火起時如何師曰能燒大地師却問僧
除却星與燄那箇是火曰不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火麼師

曰見曰見從何起師曰除却行住坐卧別請一問有施主施棍
藥山提起示衆曰法身還具四大也無有人道得與他一腰棍
師曰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山曰與汝一腰
棍師拍佛桑花問僧曰這箇何似那箇曰直得寒毛卓豎師曰
畢竟如何曰道吾門下底師曰十里大王雲巖不安師乃謂曰
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巖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
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雲巖補鞋次師問作甚麼巖曰
將敗壞補敗壞師曰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師聞僧念維摩經
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利師問曰甚麼處去
其僧無對師便打後僧問本山諸師到五峯峰問還識藥山老
宿否師曰不識峯曰為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東土不曾逢因設先師齋僧問未審先師還來
也無師曰汝諸人用設齋作甚麼石霜問和尚一片骨敲着似

銅鳴向甚麼處去也師喚侍者者應諾師曰驢年去唐太和九
年九月示疾有苦僧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衆
皆愀然越十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闍
維得靈骨數片建塔道吾後雷遷于石霜山之陽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王氏子少出家於石門叅百丈
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曰百丈來山
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
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
底句師無對山曰爭柰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山曰在
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他
日侍立次山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
六句內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山又問更說甚麼法
師曰有時上堂大衆立處以拄杖一時趁散復召大衆衆回首

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
下頓省便禮拜一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甚麼處來師曰曾
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片石被州主移去是否
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山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
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
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為山為問承
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
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子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僧問從
上諸聖甚麼處去師良久曰作麼作麼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
時如何師曰好埋却問大保任底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師曰一
機之縮是一段是兩段洞山代云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
如人接樹師曰幸有某甲在師問石霜
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師問石霜
甚麼處來曰為山來師曰在彼中得多少時曰粗經冬夏師曰

恁麼即成山長也曰雖在彼中却不知師曰他家亦非知非
石霜無對道吾聞云得恁
麼無佛法身心住後上堂示眾曰有箇人家兒子問
着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出問曰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
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山曰問一段事還得
否師曰道得却不道問僧甚麼處來曰添香來師曰還見佛否曰
見師曰甚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道吾問大悲千手
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師曰
作麼生會吾曰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大煞道祇道得八成吾
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
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豎起掃帚曰
是第幾月吾便行玄沙問云正
是第二月問僧甚麼處來曰石上語語來師
曰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未語話時却點頭師作草
鞋次洞山近前曰乞師眼睛得麼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

价無師曰設有汝回甚麼處着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
山曰非眼師便喝出尼僧禮拜師問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
少曰年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
者師曰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洞山代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僧問一念瞥
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甚麼却從佛界來僧無對師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祇是左之右之院
主遊石室回師問汝去八到石室裏許為祇恁麼便回主無對
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師曰汝更去作甚麼山曰不可
人情斷絕去也會昌元年辛酉十月二十六日示疾命澡身竟
喚主事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夜歸寂茶毘得舍
利一千餘粒瘞于石塔蓋無住大師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邈度量不群自印心於藥山
與道吾雲巖為同道交洎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
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予率性踈野唯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
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琢將
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携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
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尚
一日泊船岸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豎橈子
曰會麼官人曰不會師曰棹撥清波金鱗罕遇師有偈曰三十
年來坐釣臺釣頭徃徃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束絲綸歸
去來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
船空載月明歸三十年来海上遊水清魚現不吞鈎釣竿所盡
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有一魚兮偉莫裁混融包納信奇哉
能變化吐風雷下線何曾釣得來別人祇看採芙蓉香氣長粘
遶指風兩岸映一船紅何曾解得虛空問我生涯祇是船子
孫各自賭機緣不由地不由天除却蓑衣無可傳道吾後到京

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
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
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
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為說破
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
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錫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
衆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
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似箇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
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
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
一撓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
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綠水浮空有無之意山

曰語帶玄而無路古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過山
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截身處沒蹤迹沒
蹤迹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抵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後莫
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鑿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
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閻黎山乃回首師豎起撓子曰
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宣州枰樹慧省禪師洞山叅師問來作甚麼山曰來親近和尚
師曰若是親近用動這兩片皮作麼山無對曹山云一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猫兒上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露柱去
鄂州百巖明招禪師藥山看經次師曰和尚休捺人好山置經
曰日頭早晚也師曰正當午山曰猶有文彩在師曰某甲無亦
無山曰汝太煞聰明師曰某甲抵恁麼和尚作麼生山曰跛跛
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洞山與密師伯到叅師問二上座其

處來山曰湖南師曰觀察使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師次早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闍黎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請和尚問師曰豈不出入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共過夏

澧州高沙彌初叅藥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南嶽來山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這沙彌猶挂脣齒在師禮拜而退道吾來侍立山曰適來有箇跛脚沙彌却有些子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晚山上堂召曰早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眾立山問我聞長安甚開你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法眼別云見譚說山曰汝從看經得請

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不得祇是不肯承當山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師一日辭藥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某甲在衆有妨且往路邊卓箇草庵接待往來茶湯去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山曰汝既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師住庵後一日歸來值雨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箇鼓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僧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得處否師曰不順世藥山齋時自打鼓師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擲下鼓槌曰是第幾和師曰是第二和山曰如何是第一和師就桶舀一杓飯便出

鼎州李翺刺史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守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

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守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
上下曰會麼守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餅守忻愜作禮而
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
雲在青天水在餅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謬他語明他語須是行脚眼始得守又問如何是
戒定慧山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守莫測玄旨山曰太守欲
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
得便為滲漏守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文室當何所務宿曰法
身凝寂無去無來法眼別云汝作甚麼來法燈別云非公境界

丹霞然禪師法嗣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佛師霞咄曰幸自
可憐生須要執巾帚作麼師退身三步霞曰錯師進前霞曰錯
錯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霞曰得即得孤他諸佛師由是領
旨住後投子問未審二祖初見達磨有何所得師曰汝今見五

復何所得投子頓悟玄旨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拱
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
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染根子曰時至根苗
自生師因供養羅漢僧問丹霞燒木佛和尚為甚麼供養羅漢
師曰燒也不燒着供養亦一任供養曰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
無師曰汝每日還喫飯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底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僧叅師乃展手示之僧近前却退後師
曰父母俱喪略不恡顏僧呵呵大笑師曰少間與闍黎舉哀僧
打筋斗而出師曰蒼天蒼天僧參久事畢師曰與麼下去還有
佛法道理也無曰某甲結舌有分師曰老僧又作麼生曰素非
好手師便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拊掌三下僧拂袖便出師
曰烏不前兔不後幾人於此茫然走祇有闍黎達本源結舌何
曾着空有

米倉和尚新到叅遶師三而敲禪牀曰不見主人公終不下叅衆師曰甚麼處情識去來曰果然不在師便打一拄杖僧曰幾落情識師曰村草步頭逢着一箇有甚麼語處曰且叅衆去丹霞山義安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上座曰恁麼即無異去也師曰誰向汝道

本童禪師因僧寫師真呈師曰此若是我更呈阿誰曰豈可分外也師曰若不分外汝却收取僧擬收師打曰正是分外強為曰若恁麼即須呈於師也師曰收取收取

大川禪師法嗣

僊天禪師新羅僧叅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投住云未發本國時道取一句僧無語師便推出曰問伊一句便道兩句僧叅展坐具師曰這裏會得孤負平生去也曰不向這裏會得又作麼生師曰不向這裏會更向那裏會便打出僧叅纔展坐具師曰不

用通時暄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瘡却即開苦死覓箇臘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師曰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披雲和尚來纔入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為物雲曰祇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曰祇與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雲展兩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而出師曰死却這漢平生也洛瓶和尚叅師問甚處來瓶曰南溪師曰還將南溪消息來麼曰消即消已息即未息師曰最苦是未息瓶曰且道未息箇甚麼師曰一回見面千載忘名瓶拂袖便出師曰弄死蛇手有甚麼限僧叅擬禮拜師曰野狐兒見甚麼了便禮拜曰老禿奴見甚麼了便恁麼問師曰苦我苦我僊天今日忘前失後曰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曰爭不如此曰誰甘師呵呵大笑曰遠

之遠矣僧四顧便出

福州普光禪師僧侍立次師以手開臂曰還委老僧事麼曰猶有這箇在師却掩臂曰不妨太顯曰有甚麼避處師曰的是無避處曰即今作麼生師便打

大顛通禪師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楊氏子初叅石鞏鞏常張弓架箭接機師詣法席鞏曰看箭師乃撥開臂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彈弓弦三下師乃禮拜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祇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後叅大顛舉前話顛曰既是活人箭為甚麼向弓弦上辯平無對顛曰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師問大顛不用指東劃西便請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鄒邊討師作禮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師住三平上堂曰今時人出來盡

學馳求造作將當自己眼目有甚麼相當阿汝欲學麼不要諸餘汝等各有本分事何不體取作麼心憤憤口悻悻有甚麼利益分明向汝說若要修行路及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宜汝切不得錯用心僧問宗門中還有學路也無師曰有一路滑如苔曰學人還躡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曰佛亦不知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向甚麼處曰龜毛兔角豈是有耶師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上堂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即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體取此子意度向巖谷間木食草衣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馳求知解義句即萬里望鄉闕去也珍重問侍者姓甚麼者曰與和尚同姓師曰你道三平姓甚麼者曰問頭何在師曰幾時問汝者曰問姓者誰師曰念汝初機放汝三十棒師有偈曰即此見

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着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
久陞座次有道士出衆後東過西一僧從西過東師曰適來道
士却有見處師僧未出作禮曰謝師接引師便打僧出作
禮曰乞師指示師亦打復謂衆曰此兩件公案作麼生斷還有
人斷得麼如是三問衆無對師曰既無人斷得老僧為斷去乃
擲下拄杖歸方丈

馬頰山本空禪師上堂祇這施為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若
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徃徃喫作
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
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衆
前不要牽爺恃孃曰大衆忻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衆性看僧
作禮師曰伊徃徃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辜負平生
行脚眼問去却即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

多少時曰即今象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即迷源曰如何
即是師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
迷源祇這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本生禪師拈拄杖示衆曰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
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為人在甚處時
有僧出曰不敢妄生節目師曰也知闍黎不久外曰低低處平
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曰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師曰
掩鼻偷香空招罪犯

長鬚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作沙彌時長鬚遣令受戒謂之曰汝回日
須到石頭和尚處禮拜師受戒後乃叅石頭一日隨頭遊山次
頭曰汝與我斫却面前樹子免礙我師曰不將刀來頭乃抽刀
倒與師曰何不過鄉頭來頭曰你用鄉頭作甚麼師即大悟便

歸長髭髭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即到抵是不通髭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髭髭曰在彼即恁麼來我這裏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髭髭曰太忉忉生師曰舌頭未曾點着在髭喝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髭髭曰爭得不遇於人師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于石室每見僧便豎起杖子曰三世諸佛盡由這箇對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乃曰我若見即令放下拄杖別通箇消息三聖將此語祇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乃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入碓坊碓米杏曰行者接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開心挽子盛將來無蓋盤子合取去說甚麼難消杏便休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外教是外外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為道若不

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道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總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為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久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况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師一夕與仰山翫月山問這箇月尖時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仰山辭師送出門乃召曰闍黎山應諾師曰莫一向去却回這邊來僧問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文殊向行者道甚麼師曰文殊道你生身父母在深草裏

青原下四世

道吾智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依洪井西山紹鑿禪師落髮詣洛下學毗尼教雖知聽制終為漸宗回抵滄山為米頭一日篩米次瀉曰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瀉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瀉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瀉呵呵大笑歸方丈瀉至晚上堂曰大衆米裏有蟲諸人好看後叅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彌應諾吾曰添淨瓶水着良久却問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者吾將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為患誰能為我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師後避世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言句示徒曰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

寸草處作麼生去師曰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因茲囊雖始露果熟香飄衆命住持上堂汝等諸人自有本外事不用馳求無你是非處無你齧嚼處一代時教整理時人脚手凡有其由皆落今時直至法身非身此是教家極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久則差不多則坐着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若會即打破汝頭問如何是和尚本外事師曰石頭還汗出麼問到這裏為甚麼知道不得師曰脚底着口問真身還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爭柰真身何師曰瑠璃餅子口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師在方丈內僧在窻外問咫尺之間為甚麼不覩師顏師曰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聞曰這

老漢着甚麼死急峯聞曰老僧罪過

東禪齊云祇如雪峯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

他為甚麼道死急若不曾雪峯作麼不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之差別他云徧界不曾藏也須曾學來始得會亂說

即可裴相公來師拈起裴笏問在天子手中為珪在官人手中

為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留下笏示眾初
機未覲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踈山仁叅問如何是頭師
曰直須知有曰如何是尾師曰盡却今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
師曰吐得黃金堪作甚麼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猶有依倚
在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渠不作箇解會亦未許渠在
僧辭師問船去陸去曰遇船即船遇陸即陸師曰我道半途稍
難僧無對僧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師曰是曰祇如
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驚眾曰不驚眾是與萬象合
如何是不顧師曰徧界不曾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敲
齒示之僧不會後問九峯曰先師敲齒意旨如何峯曰我寧可

截舌不犯國諱又問雲蓋蓋曰我與先師有甚麼冤讎問僧近
離甚處曰審道師於面前畫一畫曰汝刺脚與麼來還審得這
箇麼曰審不得師曰汝衲衣與麼厚為甚却審這箇不得曰某
甲衲衣雖厚爭奈審這箇不得師曰與麼則七佛出世也救你
不得曰說甚七佛千佛出世也救某甲不得師曰太懵懂生曰
爭奈審師曰叅堂去僧曰喏喏問童子不坐白雲林時如何師
曰不打水魚自驚洞山問向前一箇童子甚了事如今向甚處
去也師曰火焰上泊不得却歸清涼世界去也問佛性如虛空
是否師曰卧時即有坐時即無問忘收一足時如何師曰不共
汝同盤問風生浪起時如何師曰湖南城裏太煞鬧有人不肯
過江西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落花隨水去曰意旨如何師
曰脩竹引風來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冬天則有夏天則無
師頌洞山五位王子誕生曰天然貴胤本非功德合乾坤育勢

隆始末一朝無雜種久宮六宅不他宗上和下睦陰陽順共氣
連枝器量同欲識誕生王子父鶴冲霄漢出銀籠朝生曰苦學
論情世莫群出來凡事已超倫詩成五字三冬雪筆落久毫四
海雲萬卷積功彰聖代一心忠孝輔明君鹽梅不是生知得金
榜何勞顯至勳末生曰久棲巖壑用工夫草榻紫扉守志孤十
載見聞心自委一身冬夏衣縑無澄澗含笑三秋思清苦高名
上枯圖業就高科酬志極比來臣相不當途化生曰傍久帝位
為傳持萬里山河布政威紅影日輪凝下界碧油風冷暑炎時
高低豈廢尊卑奉五袴蘇途遠近知妙印手持煙塞靜當陽那
肯露纖機内生曰九重密處復何宣挂弊由來顯妙傳祇奉一
人天地貴從他諸道自久權紫羅帳合君臣隔黃閣簾垂禁制
全為汝方隅宮屬戀遂將黃葉止啼錢師居石霜山二十年間
學衆有長坐不卧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也唐僖宗聞師

道譽賜紫衣師牢辭不受光啓四年示疾告寂葬于院之西北
隅謚普會大師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為侍者因過茶與吾吾提起盞曰
是邪是正師叉手近前目視吾吾曰邪則總邪正則總正師曰
某甲不恁麼道吾曰汝作麼生師奪盞子提起曰是邪是正吾
曰汝不虛為吾侍者師便禮拜一日侍吾往檀越家弔慰師拊
棺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為甚麼不道吾
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
和尚去也吾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
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隱于村院經三年後忽聞童
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
焚香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
先師既沒唯石霜是嫡嗣必為證明乃造石霜霜見便問離道

吾後到甚處來師曰祇在村院寄足霜曰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末師起身進前曰却請和尚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乃述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鋏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師曰正好着力霜曰這裏針筍不入着甚麼力源持鋏肩上便出太原字上座代云師後住漸源一日在紙帳內坐有僧來撥開帳曰不審師以目視之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七佛已前事為甚麼不會僧舉似石霜霜曰如人解射箭不虛發一日寶蓋和尚來訪師便捲起簾子在方丈內坐蓋一見乃下却簾便歸客位師令侍者傳語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在蓋擒住侍者與一掌者曰不用打某甲有堂頭和尚在蓋曰為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舉似師師曰猶隔津在

涿清禪師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曰庭前紅蓼樹生葉不生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正是道吾機因甚麼不會僧禮拜師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問如何是無相師曰山青水綠僧叅師以目視之僧曰是箇機關於某甲身上用不着師彈指三下僧遶禪牀一布依位立師曰叅堂去僧始出師便喝僧却以目視之師曰灼然用不着僧禮拜

雲巖晟禪師法嗣

涿州杏山鑑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吽吽濟曰癡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這畜生師便休示滅後茶毗收五色舍利建塔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泉問作甚麼師曰打羅曰手打脚打師曰却請和尚道泉曰分明記取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雲巖代云無手師與洞山渡水山曰莫錯下脚

師曰錯即過不得也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
一日與洞山鉏茶園山擲下饅頭曰我今日一點氣力也無師
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裴大夫問
僧供養佛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巖巖曰
這僧未出家在曰和尚又如何巖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
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又作麼生師曰合取鉢盂巖肯之問一地
不見二地時如何師曰汝莫錯否汝是何地問生死事乞師一
言師曰汝何時死去來曰某甲不會請師說師曰不會須死一
場始得師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兔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
師曰大似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說話師曰你作麼
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師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麼師曰
把針洞曰把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似洞曰二十年同行作
這箇語話豈有與麼工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洞曰如大地火

獲底道理師問洞山智識所通莫不遊踐徑截處乞師一言洞
曰師伯意何得取功師因斯頓覺下語非常後與洞山過獨木
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師喚价闍黎洞乃放下橋木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遶禪牀一巾
而坐僧擬進語師與一蹋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
汝不恁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蹋曰三十年後吾
道大行問如何是祖師禪師曰泥牛步步出人前問處處該不
得時如何師曰夜半石人無影像縱橫不辯往來源

船子誠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廖氏子幼歲出家依年受戒聽習經
論該練三學出住潤州鶴林因道吾勸發往見船子由是師資
道契微朕不留語見船子意恭稟遺命遁世忘機尋以學者交湊廬
室星布曉夕叅依咸通庚寅海眾卜于夾山遂成院宇上堂有

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為人師範若或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他祇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取無法可捨所以老僧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眼在何故皆屬所依不得自在本祇為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亦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具正眼求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為復實有為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一頌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為甚麼却言無師曰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曰既是無饑人某甲為甚麼不悟師曰祇為悟迷却闍黎復示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偽亦無真問十二分教及祖意和尚為

甚麼不許人問師曰是老僧坐具曰和尚以何法示人師曰空無挂針之路子虛徒燃線之功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金粟之苗裔舍利之真身罔象之玄談是野狐之窟宅上堂不知天曉悟不由師龍門躍鱗不墮漁人之手但意不寄私緣舌不親玄旨正好知音此名俱生話若向玄旨疑去賺煞闍黎困魚止樂鈍鳥棲蘆雲水非闍黎闍黎非雲水老僧於雲水而得自在闍黎又作麼生西川座主罷講徧叅到襄州華嚴和尚處問曰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嚴曰如車二輪如鳥二翼主曰將為禪門別有長處元來無遂歸蜀後聞師道播諸方令小師持此語問師曰雕砂無鏤玉之談結草垂道人之意主聞舉遙禮曰元來禪門中別有長處上堂聞中生解意下丹青目前即美久蘊成病青山與白雲從來不相到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嘉祥一路智者知疏瑞草無根賢者不貴問如何是道師曰

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曰不會師曰清清之水遊魚自迷問
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問古人布髮掩泥當為何事師曰
九鳥射盡一箭猶存一箭墮地天下黯黑問祖意教意是同是
別師曰風吹荷葉滿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問撥塵見佛時如
何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
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上堂舉了乃
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問兩鏡相照
時如何師曰蚌呈無價寶龍吐腹中珠問如何是寂默中事師
曰寢殿無人師喫茶了自烹一椀過與侍者者擬接師乃縮手
曰是甚麼者無對座主問若是教意某甲即不疑祇如禪門中
事如何師曰老僧祇解變生為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
上無根樹山舍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虛空無影像
足下野雲生師在瀉山作典座瀉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年

一春瀉曰好好脩事着師曰龍宿鳳巢問如何識得家中
曰忙中爭得作閑人問如何是相似句師曰荷葉團團似鏡
菱角尖尖似錐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雨
打梨花蛺蝶飛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青山元不動澗水
鎮長流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上堂金烏玉兔交互爭輝坐
却日頭天下黯黑上脣與下脣從來不相識明明向君道莫令
眼顧著何也日月未足為明天地未足為大空中不運斤巧匠
不遺蹤見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師尋常老僧道目覩瞿曇猶如
黃葉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草鞋寧可赤脚不
着最好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此問無賓主曰尋常與甚麼人對
談師曰文殊與吾携水去普賢猶未折花來上堂我二十年住
此山未曾舉着宗門中事有僧問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
未曾舉着宗門中事是否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休去至明

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僧至曰老僧二十年說無義語
今日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裏便請便請若不打殺老僧上
座自着打殺埋在坑中始得其僧歸堂東裝潛去上堂百草頭
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帚頭上座叅師問甚處來曰湖南
來師曰曾到石霜麼曰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師曰聞石霜有毬
子話是否曰和尚也須急着眼始得師曰作麼生是毬子曰跳
不出師曰作麼生是毬杖曰沒手是師曰且去老僧未與闍黎
相見明日陞座師曰昨日新到在麼頭出應諾師曰目前無法
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頭曰今日雖問要且不
是師曰片月難明非關天地頭曰莫冢沸便作掀禪牀勢師曰
且緩緩虧着上座甚麼處頭豎起拳曰目前還着得這箇麼師
曰作家作家頭又作掀禪牀勢師曰大眾看這一負戰將若是
門庭布列山僧不如他若據入理之談也較山僧一級地上堂

眼不挂戶意不停玄直得靈草不生猶是五天之位珠光月魄
不是出頭時此間無老僧五路頭無闍黎問如何是夾山境師
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華落碧巖前法眼云我二十師問僧
甚麼處來曰洞山來師曰洞山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教學人
三路學師曰何者三路曰玄路鳥道展手師曰實有此語否曰
實有師曰執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師再闡玄樞迨于一紀唐
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眾僧話道累歲佛法深
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
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奄然而逝塔于本山謚傳明大師
翠微學禪師法嗣

鄂州清平山安樂院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初叅翠微便問如何
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
尚說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

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
自出住大通上堂舉初見翠微機緣謂眾曰先師入泥入水為
我自是我不識好惡師自此化導次遷清平上堂諸上座夫出
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
儉安樂便得諸上座盡是久處叢林徧參尊宿且作麼生會佛
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至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
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辟聰慧多辯聚徒一
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祇成箇邪說爭競是非
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值色身安健不值諸難何妨近前着些
工夫體取佛意好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井索曰如何是小乘
師曰錢貫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麪作三箇蒸餅問如
何是禪師曰猢猻上樹尾連顛問如何是有漏師曰菜籬曰如
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自

餘逗機方便靡徇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十六年終于
木山謚法喜禪師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劉氏子幼歲依洛下保唐滿
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頓悟

宗旨語見翠微章由是放意周遊後於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而居一

日趙州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山途中相遇乃逆而問曰莫是

投子山主麼師曰茶盞錢布施我州先歸庵中坐師後携一餅

油歸州曰久嚮投子及乎到來祇見箇賣油翁師曰汝祇識賣

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餅曰油油州問

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侯

白伊更侯黑上堂汝諸人來這裏擬覓新鮮語句攢華四六圖

口裏有可道我老兒氣力稍劣唇舌遲鈍亦無閑言語與汝汝

若問我便隨汝答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教汝採根終不說

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是汝自生見解擔帶將來自作自受我這裏無可與汝也無表無裏說似諸人有疑便問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這裏採根便下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事也無師曰演出大藏教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曰目淨脩廣如青蓮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問枯木中還有龍吟也無師曰我道鬪髑裏有師子吼問一法普潤一切群生如何是一法師曰雨下也問一塵含法界時如何師曰早是數塵也問金鎖未開時如何師曰開也問學人擬欲脩行時如何師曰虛空不曾爛壞巨榮禪客叅次師曰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諸方脣齒何用要見老僧榮曰到這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師曰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榮乃透禪牀一市而去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問一切聲是佛

聲是否師曰是曰和尚莫豕沸盃鳴聲師便打問麓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師曰是曰喚和尚作頭驢得麼師便打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牀立師指庵前一片石謂雪峯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曰不快漆桶師與雪峯遊龍眠有兩路峯問那箇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峯曰東去西去師曰不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師曰不是性燥漢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不快漆桶峯問此間還有人叅也無師將饅頭拋向峯面前峯曰恁麼則當處掘去也師曰不快漆桶峯辭師送出門召曰道者峯回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為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涉二途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涉二途者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問依稀似半月彷彿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師曰道甚麼曰想師祇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問類中來時如何師曰入類中

來馬頰中來問祖祖相傳傳箇甚麼師曰老僧不解妄語問如何是出門不見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爺娘師曰無所生問如何是火燄裏身師曰有甚麼掩處曰如何是炭庫裏截身師曰我道汝黑似漆問的的不明時如何師曰明也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從苗辯地因語識人未審將何辯識師曰引不着問院中有三百人還有不在數者也無師曰一百年前五十年後看取問僧久嚮踈山姜頭莫便是否僧無對法眼代云嚮和尚日久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為棟梁材曰恁麼則卞和無出身處也師曰擔帶即吟蟬辛苦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教汝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問無叱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拂子叉手問佛法二字如何辯得清濁師曰佛法清濁曰學人不會師曰汝適來問箇甚麼問一等是水為甚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法眼云大

相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彌勒覓箇受記處不得問不銜燄而八涅槃時如何師作色曰這箇師僧好教業殺人問和尚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子白頭絲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惡問如何是毘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毘盧師師曰未有毘盧時會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真箇謾語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禪牀立問學人一問即和尚答忽若千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雞抱卵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師曰推倒這老胡有甚麼罪過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罔眺其後問鑄像未成身在甚麼處師曰莫造作曰爭奈現不現何師曰隱在甚麼處問無目度人如何進步師曰徧十方曰無目為甚麼徧十方師曰還更着得目也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諱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三箇四箇曰

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箇八箇問日月未明佛與衆生在甚麼
處師曰見老僧噴便道噴見老僧喜便道喜問僧甚麼處來曰
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法眼代云和尚識祖師
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不到汝口裏道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
何師曰與人為師曰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為師問諸佛出世
為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當為何事師曰尹司空請老僧開堂
問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問千里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今日
老僧腰痛菜頭請益師曰且去待無人時來頭明日伺得無人
又來師曰近前來頭近前師曰棘不得舉似拉人問併却咽喉
脣吻請師道師曰汝祇要我道不得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
徧天徧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
曰莫惡口問和尚未見先師時如何師曰通身不柰何曰見後
如何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不相孤負曰

恁麼則從師得也師曰得箇甚麼曰恁麼則孤負先師也師曰
非但孤負先師亦乃孤負老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還有
師也無師曰適來恁麼道也大似屈已推人問金雞未鳴時如
何師曰無這箇音響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問師子是獸
中之王為甚麼被六塵吞師曰不作大無人我師居投子山三
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盈于室縱以無畏之辯隨問遽答
啐啄同時微言頗多今錄少久而已中和中巢寇暴起天下喪
亂有狂徒持刃問師曰住此何為師乃隨宜說法渠魁聞而拜
伏脫身服施之而去軋化四年四月六日示微疾大衆請醫師
謂衆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保矣言訖跏趺而
寂謐慈濟大師

安吉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自看僧禮
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多問如何得閑性不隨緣去師

曰汝聽看僧禮拜師曰齋人也唱胡茄調好惡高低自不聞曰
恁麼則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問虛空還
有邊際否師曰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三尺杖頭挑日月一
塵飛起任遮天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連無蹤跡起坐絕人知
曰如何即是師曰三爐力盡無煙燄萬頃平田水不流問一念
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僧無語師又曰透出龍門雲雨合
山川大地入無蹤師目有重瞳手垂過膝自翠微受訣止于此
山薙草卓庵學徒四至廣闡法化遂成叢社焉
建州白雲約禪師僧問不坐徧空堂不居無學位此人合向甚
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韶國師叅師問甚麼處來韶曰江
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逢見魚鱉麼曰徃徃遇之
師曰遇時作麼生韶曰吐縮頭去師大笑
勞義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禪師因平田叅師欲起身田乃把住曰開口即失閉
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以手掩耳曰放手曰一步易兩
步難師曰有甚麼死急田曰若非此箇師不免請方點檢師不
對

棗山光仁禪師上堂衆集師於座前謂衆曰不負平生行脚眼
目致箇問來還有麼衆無對師曰若無即陞座去也便登座僧
出禮拜師曰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歸方丈翌日有僧請辯前
語意旨如何師曰齋時有飯與汝喫夜後有休與汝眠一向煎
迫我作甚麼僧禮拜師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足曰舒
縮一任老僧

五燈會元卷第五

三寶弟子祝福堅同室羅善能泊家眷等施財助刊

五燈會元第五卷



三才圖會

三才圖會

